

千万别当“好评”造假者!

小理

最近遇了几件事,一不小心竟成了“好评”造假者。想来想去,为了不让其他人踏上这条“歧途”,决定写出来,让大家明白虚假好评的危害,千万别当“好评”造假者!

每一次消费,人们总是希望尽量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做出决策。互联网时代的评价分享,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然而,一些平台、商家生“造”出来的“好评”,让点评机制失去了应有的作用。

对一个人或一事情作出的评价应该实事求是发自内心,而现在好多服务行业伸手要“好评”的现象屡见不鲜,面对面如果拒绝给“好评”觉得面上过不去,稀里糊涂给个“好评”真不知好在哪儿?有的甚至当面拿起顾客的手机直接替顾客操作给自己“5分好评”……网络时代,如此种种没有含金量的“好评”作为一个门店一个行业的标签出现在网络上,不知蒙骗了多少人的眼睛。

11月22日,笔者在兴海路某医院就诊时,大夫正在问诊,旁边一个穿白大褂的实习生打开手机扫二维码说:“阿姨,麻烦您扫一扫给我们医院个好评。”我疑惑地看了

她一眼,心想病还没看呢,根据什么作出评价?她看大夫正在给我号脉,就说:“阿姨,您打开手机,我帮您操作。”说着就拿起我的手机开始点击,直到大夫开处方时才把手机还我。走出诊室,我打开手机一看,扫描进去的是“国家医管中心”微信小程序,是给该院的满意度做出了评价。我心头一颤,其他行业要好评,我能理解,比如在银行柜台办完业务,柜员让在评价器上给出评价,一些外卖小哥上门服务后也会要求顾客给出评价,这种评价一般都很客观,是在享受服务之后作出的评判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说出真实感受就行。

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地方,让患者作出评价是对医院服务水平的检验,真实的评价会推进医院的各项工作,可如果都像这位实习生一样替患者操作,评价就太“水”了。患者没有了发言权,网络上呈现出来的满意度还有什么可信度?

12月6日,笔者在贾小巷一餐馆用餐,点菜时服务员说在美团上给个好评赠小菜一份,一同用餐的好友二话没说就给了个好评,结果端上来的炒面是生的,毛血旺里的土豆片也是生的,给服务员说了后回锅重做……这样的服务也配给好评吗?可是我们已经给了,当场就觉得打脸。这不是自

己挖坑自己跳吗?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来这里消费了。

事实证明,我们既是“好评”造假者,也是消费群体中的受害者。现实生活中,很多商家以“好评返现”等方式诱导消费者给好评,不少人对商家给的小恩小惠动了心,就违心地给个“好评”,商家刻意追求好评的行为,让评价失去了原有的公正性和客观性,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理性面对,不要为了一星半点的利益而轻易放弃了立场和发言权。

评价权是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有力“武器”,也是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关键,如果我们的评价被人左右,言不由衷的“好评”会严重损害了评价机制的可信度,消费者“踩坑”的几率大大提升,唯有真实的评价,才能给消费者提供有用的参考。

虚假好评的危害有目共睹。对消费者来说,一旦上当受骗,一般不会再次选择该商家。有的商家通过虚假好评得一时之利,但如果商品和服务不过关,赢得的只是短暂的虚假繁荣。

说一千道一万,杜绝虚假好评,离不开商家的自觉自律,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评价权,发出真声音。



一点点接受自己

许道军

很多年前,我的发小曾忧心忡忡地问我,他是不是很丑?我十分吃惊,那时候我完全没有“美丑”概念,甚至觉得,“美丑”难道不是女生才应该关心的事吗?我对他说:你不丑啊。实际上内心想说的是,你真有点丑,但作为朋友,丑得刚刚好,我最愿意接受的那一种。

然而他的问题以及由问题带来的焦虑像病毒,深深植入我的意识,甚至是潜意识,让我不得安宁。

我少年时期焦虑的是外表,那时候我几乎不认可我的一切。身高是不够的,鼻子不高挺,人中太浅,下巴没有别人的长。后来我担忧的是健康。不知哪一次体检,我偷窥到自己的肺部好像有一大片阴影,而医生似乎没有给我说实话,于是我开始自查与“肺癌”相关的疾病、保养以及治疗信息。父亲死后,我又突然发现,我们这个家族的男性,大部分死于肝病,而我嗜酒成性——这也恰恰是他们至死不渝的爱好。有一年,我连续做了六次肝功能检查,虽然没有印证我的担忧,但是我相信:我只是查早了点,而那个玩意依旧在潜伏,或者在路上。

中年后我顾不上这些了,因为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平庸。“平庸”是一种可以被分解的压力,我以为通过努力可以解决,很快就发现,努力只能带来新的对手和比较对象,焦虑是永恒的。有位前辈曾对我的这个状态很不解,他说,你们有什么可以焦虑的。我心说,我得,我要是像您那样优秀也不焦虑。

有一段时间我对我的学生也不满意。在一次“受伤”后,我去求助王老师。王老师问我,学生能吃?我说能吃;王老师问,学生能睡?我说能睡;他又问:心理健康吗?我说,可健康了,惹得我一愣一愣的,这不找您来了。他说,那你还焦虑什么?年轻导师的问题,就是非要强行改变学生,而每个学生各有自己的路。

四十不惑,我却“惑”得一塌糊涂。好在我五十岁开始赶趟了,我得愉快地接受自己的“天命”,当然也不是全部,甚至不是大部分,我要接受的是:忠厚就忠厚吧,虽然再也不能“智慧”“圆通”“会办大事”了,但也不曾蝇营狗苟,而是始终坚守了本心;平庸就平庸吧,虽然不曾风光,但也始终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而一路上又与那么多优秀的人相随。

慢慢地接受自己,并善待它,这虽是一个日渐衰老的过程,但也是一个终身成长的过程。“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”,应该是我们最后的倔强和希望了。

细碎的声音

王应兰

听到热水器响的声音
然后是拖鞋在地板上的摩擦
年迈的父亲起床了
他又活过了一天
阴雨的日子,有些凉意
母亲在那个清晨发出微弱的新声
这些细碎的声音
在空房间里
不断响起,又沉寂
燕子
老家堂屋房梁上的一对燕子
衔来新泥和草叶
每日飞进飞出
在天空掀起漩涡
它们执着于
将一小块春天
拼上细碎的唾沫
筑进巢里
小小的翅膀带回远方
一连串陌生的地名
是寄人篱下的命运
还是风的漂泊

故乡的冬至

沈治鹏

故乡的冬至,总带着温暖的气息。按照“气始于冬至”的传统理论,家乡人认为是着手养生的大好时机,吃羊肉、喝羊汤成了标配。谁要是一不小心疏忽了这个仪式,即便是暖冬,也会寒气顿生,腾起一股莫名惆怅。

五十年前,肉得凭票购买。那时我几岁,一到冬天就长冻疮。母亲清楚,是营养不良。一家之主的母亲,一生坚信冬至的重要性。头个月就计算着,从伙食费中挤出三两块钱,好在这天买点羊肉,炖一大锅汤,全家人暖暖和迎春天。

清早,母亲把羊肉买回家,用清水漂去血水,切成小块,放进大砂锅,掺一锅水。先猛火攻,去除浮沫,再文火煨,熬出鲜香。约一小时后,倒入一大筐萝卜块。不久满屋氤氲,陋室飘香,仿佛天上人间。一家八口人,围着香喷喷的萝卜羊肉汤,满脸喜气,胜似年夜饭。

母亲没想到,改革开放让生活像变魔术,物资丰富了,口袋鼓起来了,家家户户都整整齐齐买羊肉了。每到冬至,母亲都特别开心,除炖羊肉汤外,还要炒羊肝、羊肉丝、蚂蚁上树、火爆肚头、粉蒸羊肉等。

家乡有句顺口溜:冬至喝羊汤,一冬暖洋洋;冬至吃羊肠,不用添衣裳。在这骨节眼儿上,好像吃了羊肉、喝了羊汤,严寒就会望而生畏,食者就会蔑视寒冬。头一天买菜还讨价还价的大叔大妈们,面对冬至猛涨的羊肉价格,眼都不眨,买起就走。不然,别人会一声不吭抢走。

当然,要熬好这锅汤,八角、沙姜、老



姜、花椒、草果等香料一个都不能少。就算备齐这些,也未必熬得出一锅好汤,如今家里的燃气灶火力欠猛,炖汤不香,爆炒乏力,食材再好,巧妇也难有上佳表现。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,冬至上羊肉馆就成了共识。这天,小城人好像听到了远古吹响的集结号,倾城而动,或拉家带口,或呼朋唤友,或远邀宾客,浩浩荡荡奔赴大大小小百多个羊肉馆。

若是临时想起,必定铩羽而归,因为羊肉馆头几天就预订满了,稍晚的只能坐二排、三排甚至等到第二天了。

一大早,所有的羊肉馆人头攒动,街边也摆满餐桌,座无虚席。店内的背挨背不嫌拥挤,街边的也为先人一步争得

一席之地而满脸欢喜。

宾客接踵摩肩,温暖一张张红润的脸庞;满桌美味佳肴,映照一幅幅幸福的吃相。不知情的,以为是免费大放送,其实,今天价格都高,味道嘛,就别与平时比了吧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!小城人爱的就是这份心情,吃的就是这种感觉,享受的就是这个氛围。

光明总是从黎明前最黑暗的深处分娩,春色总是在数九后最寒冷的转角碰见。既然坚定地走过了最艰难的历程,希望一定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头。“阴极之至,阳气始生。”这不应该仅仅是先贤对冬至的注解啊。

冬至,徜徉在故乡的街上,无论怎么呼吸,只有温暖,没有惆怅。

父亲的礼物

安琼

时,购车要凭票,这辈子,作为一位劳模,父亲从不会求人。他决定买二手车,最好是别人刚用过的。在一旧车行,父亲花120块买下一辆国内二手车。我骑着这辆车上学,一时间春风得意。但某天傍晚回家的路上,我发现车子有点异样,待将车把提起时,车身脱臼似的软塌了下去。再仔细观察,吓了我一大跳,车轴竟然断了,而且断口分明是焊接过的旧伤部位。倘若是在骑行中断裂,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费了好大的气力,把这辆已散架的自行车,一步一步扛回家。父亲见了大惊失色,怪自己购车时疏忽,幸亏儿子无恙,要不真后

悔莫及。不用说,那个模样斯文的车主,隐瞒了这个原则性的问题,也让我见识了某类人的嘴脸。

记忆中,父亲还帮我买过一台收录机,四个喇叭的。那时候,家境宽裕了不少,我学城建专业,需要读专业英语。我一开口要收录机,父亲就点头了。我们双双骑车,到了陆家嘴东昌路的一电器商店,我选中了一款,父亲笑眯眯地付了款。从此,我躲进小屋一待就是好半天,除了跟着收录机学英语,也常常录下自己的诵读,颇为自信地进行演讲练习……

如今,许多物品已不在了。唯有那套《中国文学史》还在旧书架上挺立着。我想,父亲之所以舍得花这么多钱为我买书、买车、买收录机,他是期望自己的儿子,有能力去看更广大的世界吧。

从小到大,父亲给我买了多少东西,数也数不清,但有几样东西,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。

初中时,文学的早春已经来临。在书店我看到了一套《中国文学史》,是刚出版的新书,央求售货员让我翻了翻,那些好文章,都撩拨着我。回到家,我跟父母说要买下这套书。书价大约是父亲一周的工资了,他们缄默着,好半天不吭声。我很失望,躲在自己的小阁楼上不下来,到饭点了,也不肯露面。翌日上午,父母一大早就出门了,等他们从浦西赶回,递给我那摞沉甸甸的书籍时,我简直心花怒放。我恐怕连谢谢都没说,就上了阁楼,捧着书,看得废寝忘食。

为了孩子的美好,父母慷慨大度,甚至倾其所有。

我在读书那会儿,路途比较遥远,父亲琢磨着要给我买一辆自行车。可那